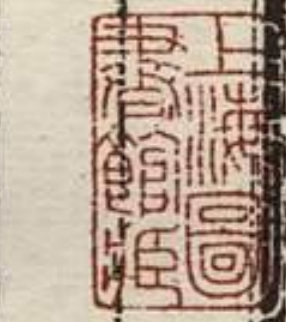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二



升越州
為紹興
府

張俊
鐵山軍

陝西全
信

孟太后
崩

張浚
曲端

吳玠
敗

春正月。上在越州。升為紹興府。○大赦。改元。○
 復制科。○李成據江淮六州。連兵數萬。中外患之。以張
 俊為江淮招討使討之。○分荆湖為東西路。○錄胡晉後
 封安定郡王。○二月己卯。日中有黑子。詔近臣條陳時務。
 ○置秘書省。尋召潘自等試館職。○三月。詔募民耕閒田。
 ○張俊復筠州。臨江軍馬進屯江州。俊進殺之。後江州成
 遂道。於是俊軍有鐵山之號。○罷免行錢。○金人已破福
 津。跡同谷。迫武興。浚遂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與
 參議劉子羽。趙玘。曾自。廣德。潛州。引兵犯文州。而江漲。不得
 渡。遂還。因棄成州去。而知岷州李惟德亦以城來歸。於是
 盡失陝西地。但餘階成岷鳳洮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
 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承制以王庶知興元府。○張浚
 破虜於泰州。水寨以榮知泰州。○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
 氏崩。○曲端為王庶所請。吳玠亦憾之。乃書曲端謀反四
 字于手心。因待浚立舉。以示浚。浚素知端無不可。並立且
 方倚玠為用。庶等知之。即言端嘗作詩題柱。有指斥乘輿
 之意。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此其罪也。浚
 乃送端茶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端鞭
 其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
 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為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
 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津。至命獄吏執之。維之糊其口。
 燭之以火。端死。湯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恨。
 ○五月。吳玠大敗虜于和尚原。○出賣募民賑糶。○收在
 役錢。○六月。上賜經筵官扇。○殯皇后孟氏于會稽。○秋

七月罷鸞官田。○侍御史沈與求言宗尹罪狀二十遂落職奉祠。○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為帥府。○八月以秦檜為右僕射。

秦檜為右僕射

范宗尹既免相位又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乃有是命。

呂頤浩復相

九月癸亥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錄元祐黨人推恩范柔中等二十人並與一子恩澤。○以呂頤浩為左僕射願浩復相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李允文章直張用招安李敦仁已敗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非久必可蕩平惟閩中之寇不一又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步宏在湖南江西之間而鄧慶龍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中之寇最急費東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范汝為據建州

僞齊求侵

之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疾速斃除為害不細詔樞密院措置。○命江藻修日曆。○冬十月詔戒成黨。○以廖剛為起居舍人剛首乞經營建康為固守計。○吳玠大敗虜于和尚原。○立便錢法。○范汝為為盜命孟慶為福建等路宣撫使太尉韓世忠副之大軍至汝為入據建州城遂盜犯南劍守臣張寬敗之明年正月世忠至福州見李綱謂曰建城百姓多無辜及下建州民得全活汝為竄回原洞自殺。○偽齊寇廬州守臣王亨敗之斬首數千級又寇秦隴張浚遣王彥闕師古等戰却之遂復秦州張浚遂州李德以岷州來歸。○薛安靖以海州來歸。○十一月詔侍從舉官。○行營屯田民兵法。○十二月初除宗尹為從官。○西外宗正曰居福州南外居泉州。○尋皇見。○詔求言。○復置西茶鹽司。○詔

東

漢

漢

漢

方山原

漢

相

血張孝純家。○文階繫諸復分左右。○劉光世守鎮江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饒而遣之未幾踵至得數千眾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割赤心許兵兩軍頗得其用。○是歲交趾李乾德死子陽煥

紹興二年正月。上在紹興乃詔待制以上舉人才不拘已仕未仕各舉一人。○上如臨安乃詔橫行非軍功勿遷。○二月收緝府散亡圖考。○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詔除監司避不士貫。○上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董商以商號二州叛降為齊。○金人陷慶陽府執揚可昇降之。○葉慶得討劉豫復光州。○三月罷發運司。○度盜李敦仁三歲蹂四州十縣至是平。○盜曹成陷道州賀州岳飛擊敗之降韓世忠。○盜崔進陷黃陽軍殺守臣以

其眾附孔彥舟。○盜趙進犯江州李綱討降之。○劉忠據白面山韓世忠擊敗之。○度盜謝達犯惠州守城范琮退保子城城外居民縱兵焚掠獨官蘇獻白鶴故居莫之而去。○封李陽煥為文趾郡王。○金人犯隴州吳玠遣楊政敗之于方山原。○湯信叛殺翟興降偽齊。○親試舉人賜張九成二百五十餘人及崇川皮類試楊希仲等一百二十人皆即家賜第。○夏四月詔戒朋黨。○以程汝公參知政事。○太平州軍亂王淮討平之。○上論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秦檜專理庶務以口順浩都督江淮荆湖諸軍開府鎮江持張俊軍二萬韓世忠軍四萬岳飛一萬三千

王瓌軍一萬三千。○劉光世軍四萬又神武中軍揚沂中後軍回師七皆不下萬。○御劄在增姚嵩張守忠等軍亦二萬合有兵十六七萬且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願

浩尋以常州部將趙延壽叛劉光世討平之於是顯浩稱
 疾不進尋命德松卿主管督府事召顯浩還○閏月輔臣
 言內外差遣欲欲自監司郡守及舊格掌除通判內自察
 官省郎以上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寺監丞以下並令吏
 部依格定擬從之○五月臨安府火○上嘗謂輔臣曰人
 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
 無益也○置修政局以秦檜提舉建文同提舉○是秋
 因彗見以言者請修政所講多刻傳之事○夫人心致天變
 罷之○詔內外官陳治道○上欲復余深官給事中程瑀
 言深實蔡京腹心深官可復則京倘未死官亦可復也乃
 詔寢前命○用建隆故事行在臺務官自通直郎以上日
 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六月頒戒石銘○斬黃鎮撫
 孔彥舟叛降偽齊○詔川陝合赴省試人於宣撫司類試

○復鬪官田○參政翟汝文罷○秋七月胡安國入對遂
 進言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地必
 先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
 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
 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
 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
 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
 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
 欲致此顧人王志向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
 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實隱所以明
 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乞以覈實而上十有五
 篇付宰相參酌施行遷安國給事中仍命兼侍讀春秋○
 起居郎王君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責其

聖訓
浩劫
堂

吳表言
言長江
險要

王彥恢
言建康
形勢

言以江
利軍威

黃龜
勅李權
尋落職

王倫

敵歸其圖中與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
驚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
於是檜恨之乃出居正知婺州○詔呂頤浩赴都堂治事
○修玉牒○以孟庾權同都督諸軍○提點鑄錢司言江
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慶鏡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詔
自今守臣除代並引對○八月司諫吳表言大江之南
上自荆鄂下至常潤十郡之間要緊處七渡上流最急者
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
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緊者建康之宣出鎮江之瓜洲是也
當擇官兵修器械宜每縣分定百里專令巡尉守之詔以
何公江守帥○無為軍守臣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
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
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十里浩渺決欲

宋史

五

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
不可舒廬滁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詔彥
恢就本軍措置○置公海制置司於浙西以仇愈領之呂
頤浩言粵舟自海道來有二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
一自海南岸來至秀之海門為一有警遠不相及乞仇愈
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上從之○胡安國罷○黃龜平
勅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
長檜上章辭位尋落職初檜獻上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
還金虜中原人還劉豫上怒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
朕北人將安歸檜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
於是給事中程瑀待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
張壽皆坐檜黨罷去○尋出胃上憂之九月赦求直言○
王倫自北歸至見上嘉其勞倫言虛中奉使日又守

參議
入相

以參
為使
安撫使

參議
兼安西

不辱遂命其子師璽添差福建路轉運判官乃命潘致
 真為奉表通問使高公繪副之○以朱勝非為右僕射○
 實六部監門○初用御筆除官○以劉光世為江東西安
 撫使置司建康○以王似為川陝等安撫處置副使復用
 文臣為都承旨張浚在關陝三年以新集之軍當力張之
 虜蚤夜訓輔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運使開善理
 財為茶鹽酒法方用兵調變百出而民不加賦擢吳玠為
 大將守鳳翔玠每戰輒勝先是將軍曲端遂其副王庶而
 奪之印又不受節制富平之役其腹心張中彦等降虜曲
 端與知之後下端獄論死西北遺民間浚威德歸附日眾
 於是全蜀按堵且以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會有言張
 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而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為非朝廷
 疑之遣王似副浚浚問王似來求解兵柄且上疏略曰臣

宋徽宗

六

熟知王似平生最詳鎮重寬厚為民不擾似之所長至於
 鷹馭將帥裁處機事不為身謀以圖事功緩急之際恐未
 可使一也臣又伏思陛下之意欲委以招徠未附之人臣
 竊惟天下之患獨在金虜虜未退聽難將不已何暇撫叛
 又况似任環慶日嘗為制置使行檄諸路皆不奉從如張
 中孚之徒昔有深隙今又安能懷之使來乎二也臣被命
 川陝外而子羽吳玠之徒窮為死一生之地與虜為讎內
 而張深程唐日夜謀議此輩皆以待從高選嘗立破虜之
 功各望陛下天日照明浸加任使今事將就緒一日以無
 功侍從驟更副任人情謂何三也臣去歲差似知興元府
 兼節制吳玠王彦彥與玠各有論列遂復以劉子羽代之
 今似為副使必不安職四也臣最單微獨荷陛下知遇屢
 經大謗悉河傾全凡所委任莫非親付似未嘗得對天日

之表有此除懼恐自此臣之過矣日聞於陛下之前矣五也貼黃又云臣所陳事理上干國家臣非不知含糊苟且自為身謀特慮劉子羽張深程昌英玠王彥之徒必自引去而似之才能庸常終至敗事臣雖萬死無以塞責報事之利害又有至切者伏見蜀之士夫及流寓侍從官以下貽書至臣及朝廷執事皆以自守安靜為言彼非為陛下國家計乃自為家屬及一身計者也會且不知將士所以捨偽從下數至十五餘萬彼於臣何有哉特以上念祖宗恩德之厚次戴陛下養育之仁各欲奮力以求平定今若按兵自固能保其不離散而為亂乎此持其一耳而况虜為不道必欲傾搖我社稷剪除我民人而我乃委靡日困終必為虜所滅為此說者蓋不思之甚也臣每與劉子羽吳玠王彥等日夜治兵儲糧食備器械其一蓋欲張大聲勢使虜知我必與為敵不敢萌意南行其二亦欲激勸將士講明戰陣為陛下興大利除大害奉迎車駕以福中原而或者區區獨為身謀遂起此說相為朋黨未撓臣權在臣去就利害甚輕而國家之計恐有未便伏望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己以惠天下臣之此言天日鬼神實所照知伏望陛下留臣章疏于中恐大臣不安其職求為進退益煩聖慮○冬十月置饒州馬監○置九路都轉運江浙荆湖閩廣置司湖州羣龍○遣官如温州薦舉○錄孔氏後以孔端朝為秘書省正字○十一月沈與求罷○上諭朝臣曰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敗昆陽其下如魯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沈疇過時

書後
志
重
卷
路
都
轉
運

以劉大
中書
輸道

李綱

使
為憲
虞

使

看
偽

贈金

劉子羽
李綱

夜思至四更不寢可召侍從輪日條對朕將參酌以必萬
 全○揚公據洞庭命李綱會兵捕之○以劉大中胡蒙朱
 異明崇許徽宣論諸路○曰今遺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
 今民之帥帥縣令尤親於民為賊之朝必須按發公止奉
 法之人必須寬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
 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層朕符一行之此非尋常
 遣使比也○十二月禁銷金○李綱罷職李綱言荆湖之
 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於
 鼎豐荆鄂皆循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
 之漸未及行而網發○以盧法原為宣撫處置副使召張
 浚劉子羽真康國還○以浚後遂罷使宜旨揮○詔諸
 路教習禁軍○鎮撫使陳規奏屯田事請以兵為農因農
 為兵詔獎之○按汝州○結罕在雲山使撤嵩崑哀五路
 叛兵與偽齊劉彥入寇陷商州○偽齊劉彥遷汴時四月
 也至之日大風技木人人震以豫此戒以安之○金盡殺
 契丹人○是歲高麗入貢
 紹興三年正月上在臨安時行宮外朝止一殿日見
 羣臣首政事則謂之後殿食畢引公事則謂之內殿雙日
 講讀則謂之講殿○河南鎮撫使程瑄入西京俘偽留守
 蓋邦雄以歸○置總領錢糧官○詔恤刑○望祭諸陵○
 二月置益州買馬司○金徽嵩島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
 其實由商於出漢陰且趨金州鎮撫使王彥以三個人迎
 敵敗走彥退保石泉縣金人遂入金州知興元府劉子羽
 聞金州失守即率兵守饒風嶺且報陝西統制吳玠玠一
 日夜馳二百里至饒風列營扼之嵩嵩過不能前募死士
 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犯祖溪關繞出饒嶺後玠遽

廣業
知政事

忠
言
忠
東

光世
宣撫
東

復金州

楊
楊
楊

遷仙人關遂與元符子進隊三京將從其纜三百坵
引兵趨三京縣與子羽會而統制官自後又以五千人至
於是軍聲復振乃因潭毒山築壘守之虜至金商無所得
殺馬而食且盡遂殺兩河發軍而食之日遣人齎書招子
羽及玠子羽斬之而縱其 問孰遣汝來曰國相國相謂
劉益也子羽與玠謀遣兵邀于武林閔而令人奔轡重已
去擊其後軍敗之○以席益參知政事符仲發書樞密院
事○詔守臣到任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知
藤州侯彭老獻賣鹽見錢一萬上批其奏曰縱有寬剩自
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特降一官罷之○三月寬
賊吏法東流今主黼坐職罪本此死降從編竄○以韓世
忠為淮東宣撫使泗州置司本錢朝廷遣韓肖胄使金乃
詔解元以二千人戍泗州餘解屯江堤出忠亦請移屯鎮

江○復兩淮監司命韓世清提舉淮西茶鹽○夏四月朱
勝非以母喪去位○陳規召還入對乞罷鎮撫使上納之
以規知池州○以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池州首司時光
世與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入池州城潛燒倉庫
光世擒而鞠之皆言世忠所遣於是世忠與光世交訴於
上詔光世移司建康府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寇恂賈復
事戒之○偽齊僭號州統制官謝皇死之○王彥復金州
又敗虜于洵陽○湖寇楊公衆益盛僭號大聖天王紀年
肆赦立鍾相少子儀為太子公已下臣事之分兵寇公安
石首等縣命折慶實會兵捕之度質請師命王瓌為荆南
制置使○錄文友傳後○五月作睦親宅○增小吏俸○
以韓肖胄允奉表通問使於年副之○增月椿錢○立
武科○令國子監量養士○知秦州吳玠以茶綠招致小

大書
言朝

朱勝非
起復

燕江
路

魏若分
也重兵

飛領

三十八歲以馬來市西馬復通。秋七月置博學宏詞科其法以制詔書衣露布數歲銘紀贊頌序為題。○人早詔羣臣言關政尚書洪擬奏曰法行之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乖則人怨而氣偏試以小事論之近時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行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之臣也前日無僚為侍從則家視事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則斥罷之具行法止及冗濇之官也推貨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以充賞而大官有勢者連營列肆公行酷賞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之家也小事如此推廣而言之則怨多而和氣傷可知矣疏奏上嘉納之。○錄勳臣後。○朱勝非起復右僕射。○庚辰兩。○八月上以兩賜弗時蘇湖地震詔中外極言無隱。○置史館。○命監司條上五事。○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九月泉州大水詔除民四之稅。○呂頤浩罷。○增贖納錢數。○吳勝敗偽齊兵于黃堆寨。○以呂祉知建康府。○記註官復許直前奏事。○以趙鼎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詔非機速事仍命給舍書讀。○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至是如儀江東淮南路劉光出領之鎮江建康淮東路韓世忠領之荆南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領之江西路舒贛州岳飛領之利州路吳玠領之明州兼沿海制置郭仲荀領之。○冬十日詔曰奔競之風不息明比之弊漸成可令臺諫察其微而劾之。○偽齊陷鄧州。○罷諸路類試。○十一月廣西走馬承受俞允為諸身所劾而罷自是遂不復除。○禁邊兵侵齊。○修運河。○復司農丞。○御史當同援臺格請皇城隸臺察。上曰改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願祖宗法不可易詔自今臣僚不得妄有陳請更改。○元

韓自
借書
來

川陝分
四野守
兩

金
首事

大龍
之地

張
見

王以
撫川



補職舉十科以舉人材歲今付從以上各舉三人○十二
月韓自書借書使來請還偽齊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
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
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
可為鑿戒上因從容語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畸同
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復將作軍器監官○金
人陷和尚原○宣撫司分川陝之地責守於諸將自秦鳳
至洋州以制置吳玠王之屯仙人關金房王之屯巴達以鎮撫
王彥玉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以統制劉錡王之屯巴西
洮岷至階成命統制官關師古王之屯武都

紹興四年正月上在臨安○章詡充奉表通問使請
還兩宮及河南地○韓自書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罷認
以本職知温州○虜犯仙人關吳玠擊走之○關師古深

入賊境忽遇虜兵與戰大敗師古歸大潭山懷慚懼遂隻
身降賊玠念其下忠義不從師古以叛亟無定之玠既併
其眾所統益以精純然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獨有階成而
尋復秦鳳隴州○二月張浚入見遂赴樞密院治事○監
州鹽稅吳仲上疏訟浚無罪大略云復辟之功大失地之

罪小使浚罪去誰可繼其忠乎疏入不報○臺臣辛炳率
同列劾浚遂落職奉祠復交論浚跋扈不臣之罪大於是
詔浚福州居住○王以升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副之○夏
四月又以吳玠為副使○唐輝胡文修常同交章論子羽
謂張浚過惡皆子羽助成之安置同州○有吳玠復辭

兩鎮之節以贖子羽之罪降詔論○置臨安府牧馬監
○五月岳飛復隨部襄陽等州○置武尉○言者論以中
書細務歸六曹其是條上裁省細務一百十一事歸之○

趙鼎
樞密院
都察院
樞密院

趙鼎
奏吏

置驛
所

六月復川陝類試。詔御前軍並隸樞密院。秋七月，從昌兵亂，制置司遣兵討平之。章穎使還，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舟得屯，駐軍馬蓋，欲畫江以分劉豫也。復勳官十二級。八月，范冲入對，上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若此時史不修定，何以得本末？」以趙鼎知樞密院，都督川陝荆襄諸軍，鼎將行，上疏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首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驟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今乃于至重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版醒詆及其母，妻其甚者指為跋扈，抑何其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睿聖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魏良臣為奉表通問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并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世忠為國之中，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十一月，魏良臣使還，浚問以虜事，良臣謂虜有長平之衆，且出大言，謂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橋軍，其數千萬，仍約良臣再使，侍御史魏立言當罷罷講和二字，以改守代之，遂不傳。福建提刑口聰問上疏乞追前王安石王爵。置襄陽府路，鄧隨唐鄧信陽萬馬。九月辛酉，入觀明堂。侍御史魏立言三小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旨，擇者亦有書黃。

朱勝非

魏寧

鼎入相

為首

知南

北親

大儀

捷

之捷

虜敗于
滁州
州退去

而不下六部者紀綱廢弛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除實係
機密邊事外常切遵守舊典從之○朱勝非請解官持餘
服從之○以趙鼎為右僕射○為齊道人詣金主言成之語
南征以窩里溫使陳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以應
豫勝遣其子麟姪將兵與俱入寇於是騎兵自泗攻滁
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官吳亨清韓山忠自承州退保鎮
江謀報至舉朝震恐○冬十月詔親征上如平江乃以張
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以韓世忠進屯揚州世忠敗虜于
大儀鎮遂擒其將趙世忠又遣兵往天長縣遇虜于鵝
口擒女真四十餘人又解元成閔敗之于承州一日凡十
三戰時虜進據壽春安豐仇愈與孫暉敗之盡日遂復安
豐○十一月下詔罪狀劉豫○蜀兵敗虜于熙寧城○以
張浚知樞密院先是浚極言北方既無西顧憂心併力窺
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以牽制虜
兵之在淮東者從之命張浚視師江上浚疾驅臨江召韓
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百倍○王
德敗虜于滁州○仇愈求援岳飛遣牛皋徐慶赴援敗
虜于廬州又淮西宣撫司選將王剛晟復南壽春府○
補獻助者官 十一月犯昂太史奏以為胡滅之象○
求直言○虜退捷報在泗州而兀朮屯於竹墩嶺以書幣
遺世忠約戰世忠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
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揮也虜師為世忠所扼會大雨雪
糧道不通至殺馬而食軍皆忿憤聞上親征金主晟病篤
及引軍還劉麟及其弟銳等棄輜重遁去

紹興
隆興
隆興

紹興五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上在平江詔軍執

條上攻守策李綱言陛下勿謂賊馬退道為可慮而以備

偽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

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汗腥膻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

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為可虞

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備之官則當料理淮甸荆襄

以為藩籬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

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淮東路

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路則以江西路財用給之荆

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

刈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

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

京東京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

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此事雖甚落落難合然在

陛下聖意先定於中而以至誠不倦決斷行之蓋無不可

成之理至於擇將之方治兵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

罰之權兵家皆有成法無待於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

臨事制度者兵無常形又不可預圖也臣願竊以為獻者

在勿失機會而已甚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

今鑿與未復舊都莫如權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

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

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

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孰計之緩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治自疆之計使陷溺之

孰計之緩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治自疆之計使陷溺之

金敗
六合
野

岳飛入

張浚
江上

德齊入
寇

寇

民知所依告益堅戴朱之心。上謂宰執曰：恢復之圖所
 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然用人
 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趙鼎曰：敢不奉詔。金人自六合
 比歸，張俊遣王進追之，虜衆潰，滑淮河而死。又崔德明敗
 之于盱眙，以韓世忠、劉光世、張浚為淮東西、江東宣撫
 使，而劉光世遣鄧瓚復光州。罷教官試。二月，王居正
 為兵部侍郎。岳飛入見，以淮西功加鎮寧、崇信節度。○
 上如臨安，詔臨安守臣仍舊帶赤西安撫。○以趙鼎、張浚
 為左右漢射後兼都督諸路軍馬。○以岳飛為荊湖襄陽
 路制置使，討楊么。○吳玠復秦州。○命張浚視師江上，至
 鎮江，召韓世忠親諭，上旨使舉軍屯楚州，以撼山東。至建
 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軍，軍士無不踴躍。○命
 近臣編類奏疏。○偽齊犯信陽，軍守臣許繼明死之。岳飛
 至賊退，命步迪知軍，就戍之。○修紹興會計錄，凡天下賦
 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出納皆具焉。○以參知政事
 孟庾沈與求兼樞密院事。○撤商島與偽齊慕容洵欲犯
 秦川，吳玠遣諸將分道伺賊，牛時與虜戰于瓦屋谷，死之。
 ○罷福建鑄錢。○閏二月，置總制司，措置財用。命孟庾兼
 領之。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
 川不與焉。○上開講筵，以朱震、范仲與東講春秋左氏傳。
 孫沂、唐懌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文修讀三朝寶訓。上尋
 以御書無逸為圖，置講殿。又御書尚書，賜趙鼎曰：尚書所
 載君臣相戒，教之意，政欲共由，此道以成功耳。上又書車
 攻詩，賜輔臣曰：常與卿等日日勸勵，以修政事，攘夷狄。
 趙鼎請三衛見管人數，依舊例立為轉負之法。時殿前司
 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韓世忠移屯

機時不

太上皇

胡寅上
疏言和
議不可
言

我州上以手札勞之○守繼上建炎時收記○令諸州通

判軍實田宅契紙○總制司請應縣場坑以公權自務依

茶鹽印造文引許各人等請○夏四月汰諸路監司七人

○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上長字

始改紹聖法○機時空謚文靖○時趙鼎尊程頤之孝一

時孝者皆聚于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偽稱伊川門人以

求進者亦蒙擢用○是月太上皇崩于五國城兵部侍郎司

馬扑與通問副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衰朝夕哭虜人義

之而弗問○太廟成遣太常少卿迎神主於温州五月初

上謁太廟○詔都督行府措置屯田○何彝使虜胡寅上

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戕伐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祖宗之

氏乃陛下讎也自建炎丁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

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公矢知二帝所在

以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因講

和而能息虜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

息有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使者

還言臣居家帖服國勢莫安窮于章奏傳播遠近曾未數月

而劉豫稱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在二帝知中國

所重在知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常小欲和之端增吾

所重平吾所恨甚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

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為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

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

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功可老矣况歲月益久虜

情益明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藪之事恐和說復行國

論傾危士氣沮喪○細察其陳奏陛下憲天聰明灼

見忠志逆賜復論以乘乘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

取慈
下子孫
於官

事五

且信

進

皇朝
皇朝

皇朝

迎二帝之實人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
 獨微臣恭維恩以爲今日美談而已○上曰藝祖創業
 至勤朕取子守行下鞠於宮中以慰慈靈在天之靈得子
 爾之子伯時自子宮中賜名煥時年方歲這真資善堂於
 行宮欲入之就子○命監司分慮因以盛暑有以也○六月行
 統元曆○美者鑄錢司○早○上曰如此朝廷政事闕
 失更宜講求○制憲揚公據洞更遂爲劇寇宮軍陸軍表之
 則入湖亦以○則官岸曰有能害我除是飛來浚謂上流
 不奔去么爲渡心○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法至湖南會出
 飛兵至賊將擄領以三千人降飛乘勝急攻其水寨公窮
 蹙走水死遂平○浚自湖南轉田州准會諸將議防於○
 召和靖更士尹焞○秋七月薦饗太朝○以王彥知荆南
 府○今宰執謹擇守令○八月試博宏宏詞利○錄趙普
 後○追三首博蔡下○爲齊陽光州○親試舉人初定黃
 中爲首選用仁宗故事不以貴曹先天下擢汪洋爲第一
 ○川陝類試第一人依殿試第三名推恩○九月趙鼎鼎上
 神宗雪赫○淮西宣撫遣將李旺復光州○冬十月張浚
 入見○以浚爲四川制置使以李綱江西制置大使以
 岳飛河北東西招討使○爲齊犯連水韓世忠敗之○裕
 皇天朝○十一月令州縣造戶帖出賣民間自行開具此
 宅田畝開深之數立爲定價凡六等期一季足其錢今督
 府提督○錄類直其後○上出宮人趙鼎曰節省之道始
 於此○此陛下盛德也○以任中爲中書舍人○史黃論
 不當重稅以而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其說
 浚遂疏言其出益言大臣謂浚成而後不遣使使兵亦

張浚

不來入癸丑日遣使則鈞引虜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
 冬下詔罪狀劉豫名其為賊今豫豈肯實吾使人達之於
 虜哉所謂無而實此類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
 帝為言曰然自建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遭阻一人能知兩
 宮起居之狀磨教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虜必重闕惟懼
 我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
 日或有異聞在我理自易為處置若通使不絕則虜握重
 柄歸咎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
 在二見慈顏皆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
 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難使修遞必無可達之理
 乎以此揆之則以一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
 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徼倖以為之今日
 大計只當明復讎之義用賢人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
 向更無它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天二二其德無一定
 之論必恐不能為至於何辭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
 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議
 乃以父病不及迎待乞湖南小郡命知鄂州○十二月改
 神武為行營護軍○罷鎮撫使○呂祉請待從官免輪面
 對如有已見即許依舊例請對從之○劉子羽能彥詩川
 陝撫諭使○是歲金主吳乞買死阿骨打孫亶立○是冬
 蒙國叛金○蒙國女真之北在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
 復出視師命韓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州以
 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為進討時時之計楊沂中領精兵
 為後軍岳飛進屯襄陽以策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二月
 置文子教習龍之○襄陽改京西南路○韓世忠敗

為濟兵于淮陽○三月初收官諸綾紙錢○以韓山忠為
 京東淮東宣撫副使岳飛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張浚不
 諸大帥中獨稱出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故並用之○李綱
 入對上疏片上其論中興及金人失信襄陽形勢與和
 戰朋黨五事言利害之大者上嘉勞久之○夏四月詔散考
 校監司守令法○偽齊陷唐州判官唐澤江推官張從之
 死之○賜功臣號○訓宗室名○復輕刑待讀孝士○劉
 光世破偽齊密龍城○五月振湖南饑○收免丁錢○金
 星犯畢占法邊有邊兵以戒守邊者○六月以王庶知荆
 南府○地震詔罪已求言○嚴賊申法○秋七月黜力侍
 馮益○劉光世復壽春府○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
 康實為中興根本請聖駕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從
 之○九月上如平江○偽齊分道入寇初劉線因粘罕得

立知奉粘罕而巳蔑視他師至是請兵於金宗盪沮之聽
 謬自行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變劉光世時駐廬州以
 為難守張浚駐泗州亦請益兵眾情惴惴張浚以書戒俊
 又光世曰賊謀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
 亦安用養兵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趙鼎等請上親書
 付浚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計浚奏若諸將渡江
 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虜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
 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不可保乎今淮
 西之寇正當合口兵鋒擊況士氣益振可保必勝若一有退
 意則六事去矣又岳飛一動襄陽有言何謂制願朝心
 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動聖上乃手書報浚曰非卿誰
 高遠慮何以臻此浚奉詔異議稍息光世已合廬州而退
 浚則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光世之衆曰吾有一人渡江也

斬以狗仍督元世復還廬州○冬十月劉九出遣丁德
瓊敗賊將崔暉于霍丘敗賊將曹澤于正陽敗賊將王遇
于前羊市○劉瓛至淮東阻韓出屯承楚之兵不敢進後
還順昌麟乃從淮西擊于浮橋亦渡於是賊眾數十萬已
次於濠壽之間江東官撫使張浚拒之○詔所以淮西屬
楊沂中為後統制官浚遣沂中至濠州與浚合敗玃前鋒
于越家坊玃孤軍深入玃王帥掩其後玃會玃于合肥而
後進沂中至藕塘與玃戰賊眾大敗玃免滿野關玃敗
亦望風而遁沂中東勝追玃玃捷孔高舟圍光州聞玃敗
刃引去北方大恐○四川增印錢引○桂死節○十二月
趙鼎求去○折茂實罷○陳公輔請移軍川卒

丁巳紹興七年春正月上在平江○吳越安屠及劉○何璠
更還言道君及益德皇后上僊上號慟終日不食○以秦

檜為樞密副使○王倫奉迎梓宮使○二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詔舉制科○上徽宗廟號○以岳飛為湖北京西
官撫使時淮東官撫使韓世忠江東官撫使張俊皆已立
功而飛少事王俊其謹與俊討李成俊類飛成功及飛以
列將拔起出忠俊皆不平及飛破楊么而後益忌之於是
飛與俊隙始深矣○二月上如建康飛因意為以行入見
疏論恢復秦檜時為樞密副使主和議忌飛成功沮之○
召胡安國○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幾誤事罷兵柄張
浚以王德統軍德與劉瓛等夷不相下大譟詣府劾
德浚召德還為質時都統制○夏出飛奉詔詣督府議中
張浚曰淮西之兵復以王德為都統○命呂祉以參議領
之如何飛曰德與瓛瓛等夷不相下○呂祉善雖通才不
習軍旅不足以服其衆浚曰張俊撫○曰飛之舊將也

張浚
劉瓛

王倫

岳飛

秦檜

張俊

三州撫
新西
漢書

夏書

漢書
多七錄
江

然其人暴而寡謀且驕瓊之素所不相服曰然則揚州中
尔飛曰沂中視德寧目豈能御此軍哉汝解然曰汝一國知
非太尉不可也飛曰然督以正開飛不敢不以下守其堂
以得軍為念耶傷以得喪奪情既與汝許即自下喜早乞解
兵柄以終喪步歸靈以屬於墓側以張蓋權官軍事汝怒
乃命參議官張宗元意旨撫判官監其軍上謂飛還軍凡
數四飛力辭詔屬吏造其廬起之乃入見○此西一軍

新見大帥乃命張浚現師淮西 ○命呂祉撫諭淮西諸

○八月以張浚為淮西宣撫使置司財給揚州制一符
劉琦副之置司廬州○以朱松為校書郎○九月張浚為

永州以趙鼎為左僕射○大饗明堂○冬十月開講筵○

上曰頃臺諫好以朋黨罪人如罷一相則於所為不明才

否一時俱黜非所以惜人才厚風俗也○復四川茶馬司

○閏月以尹焞為秘書郎○詔舉監司部守○言者謂江

西大旱李綱修城民不以為便遂罷職○十一月張俊入

見○十二月詔韓世忠移屯鎮江朱松上疏曰淮淝東去

之屏蔽而無故撤之非計之得也○王倫還言虜人許遷

梓宮及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上大喜副使朱弁因以

表附倫歸○金人以劉豫不能立國廢之齊立八年而亡

○交趾李陽煥死子大祚嗣○秦母等和南甯來於三水

鎮有船四十營三水鎮焚海安等營場劉頴時為廣州參

議官帥所部兵捕之遂殺秦母謹和尚捕逐餘黨海道建

清以鎮知郴州

紹興八年春正月

在

建康

將

還

紹興八年春正月在

建康將還臨安參政張守謂

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成險阻以

悍禦強敵陛下帝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入軍有動之

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越

鼎以為不可守求去出知婺州○秦檜議以上倫使金請

和左正言辛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請好而帥又上疏

言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以次膺為湖南提刑六月王

倫偕虜使來諭金主許和七月命再使詔曰大金遣使至

境朕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久稽况掃斥第宗

族不得會聚南北軍民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朕屈己就和

存心好待從之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編修官胡銓上

疏以為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泯其秋祖宗之

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異時豺狼無狀汝知

不如此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之童亦無死也指犬

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堂堂天朝相率而拜天豈曾無童

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奉使王倫誘致其使以招諭江

南為名欲臣要我執政孫道附會秦檜臣義不與檜等共

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一人頭竿之臺街然後黥留屠俸音

以無禮徐興問罪之節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使

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以求活耶書上請

賊氣○以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趙鼎言中原有

可圖之勢乞召諸將進兵上曰今日負與虜議和梓宮與六

后猶在日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蔡州亳州來歸

○二月如臨安遂定都焉○胡安國致書論及○以

三庶為樞密副使○三月秦檜為右僕射中侍晏敦復

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封李天祚交趾郡王○錄胡

師江淮

議和

議和

後○百之四月命王庶視師江淮庶素有威嚴庶坐壇上自
 大將二衙以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庶越受
 命拜叩而出時岳飛與庶言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
 開庶巡視其節○五月給貧民養子錢○以張壽為兵部
 侍郎○六月復六路經制發海陵尋罷之○上以亮陰不
 臨軒參以四川類試人賜黃公度○十九人又第○試
 博李宏詞科○朱震平○錄言馬光俊○誓出西方○八
 八月修徽宗實錄○以李光參知政事光有人攻庶欲藉光
 名以鎮厥爾○參政劉大中與趙鼎合議以為岳已和戎
 不可擅怒令廉振言其罪出知廣州振謂人曰如趙丞相
 不必論善惡欲其自為去就也十日趙鼎罷出知紹興府○
 王庶論庸劣不可和擅恨庶乃落職予祠○十一月嘗開以
 議和事不使忤擅罷禮部侍郎○以勾龍如淵附會和議
 除御史中丞○施廷臣力贊和議除監祭御史○金使張
 通古來議和以招諭江南為名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
 宮觀李綱上疏言臣切見朝廷使王徐使金國奉迎得宮
 往反屢矣今備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若
 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
 雖不足以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
 邀求大畧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
 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一也必立約束欲陛下
 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二也必求我賂贖其數曰使我坐困
 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
 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余入憂詠不測貪鄙
 無一不欲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請
 或使親迎於宮或使驛車入朝或使易將相或使改號

可
謂
可
謂
可
謂

政事或竭取賦稅或廢前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及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數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校書郎許州人對奏疏畧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勝隆德等州淵聖嘗降詔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制置失宜都城遂陷虜情狡其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還淵聖出郊次邀徽宗繼行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子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偽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况今徒以王倫縲紲之說誘致虜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禍而陛下遂以臣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

錯不肖肯使虜○是歲金伐蒙為所敗

續資治通鑑卷之四



